

●桑梓留痕●

月亮菜

□查贵明

少时读鲁迅的《朝花夕拾》，始终不明白先生为什么要在“叫天子”后用括号注为云雀，何不干脆用“云雀”得了，普天下的读者都明晓；同样是蚕豆，他在不同的文章里分别称其为“罗汉豆”和“茴香豆”。随着阅历的增加，读的书越来越多，才明白其中包含着先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是先生对故乡方言俚语的喜爱和执拗。

小时候，家乡有种蔬菜叫扁豆，但我们喜欢叫它“月亮菜”，不仅因为它弯弯的，像极了月亮，也是我们的一种喜好。记得那时，每到夏天，月亮菜便爬满奶奶家的篱笆墙。清晨，露珠还挂在藤蔓上，一串串月牙般的豆荚在晨光中泛着青翠的光泽。奶奶总说，月亮菜是月宫里的仙子撒下的种子，所以长得这般好看。

那时的月亮菜，是餐桌上最寻常的菜肴。奶奶总是把最好的月亮菜留给我，母亲会把它切成细丝，和青椒一起清炒，或是和腊肉同炖。我最爱看母亲切月亮菜的样子。她总是把豆荚斜着切成细长的月牙形，说这样炒出来才入味。厨房里飘着月亮菜的清香，混合着腊肉的咸香，那是童年最馨香的味道。

后来我去了城里读书，每次放假回家，奶奶都会给我准备一大包月亮菜干。她说城里买不到这么好的月亮菜，让我带去慢慢吃。那些月亮菜干，成了我求学时最温暖的慰藉。每当想家的时候，煮一碗月亮菜干汤，仿佛就能闻到故乡的气息。

再后来，去更远的异地求学，在异乡的菜市场里，我看到了同样的豆荚，却挂着“扁豆”的标签。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鲁迅先生对“叫天子”的执着。一个名字，承载的不仅是植物的特征，更是一方水土的气息，是游子心中挥之不去的乡愁。我固执地

告诉摊主，这叫月亮菜，不是扁豆。摊主笑着摇头，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叫法。

工作后，我走过了许多地方，尝过各地的月亮菜。在江南，它叫眉豆，细长柔嫩，适合清炒；在岭南，它叫蛾眉豆，菜肥厚多汁，适合炖煮；西南的月亮菜则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最适合凉拌。不同的水土养育出不同的味道，但无论在哪里生长，他总带着月亮的印记。

几年前回乡，特意去看了奶奶的老屋。篱笆墙还在，却再也找不到月亮菜的影子。邻居说，现在都种大棚蔬菜了，谁还种这种老品种。我站在斑驳的篱笆前，仿佛又看到了那些挂满露珠的月牙豆荚，听到了奶奶讲的故事。

回到城里，我开始在阳台上种月亮菜。把从老家带来的种子种在花盆里，搭上竹架。它长得不如老家那般茂盛，却也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结出了弯弯的豆荚。妻子笑我痴，说超市里随时都能买到，何必费这个劲儿。我只是笑笑，没有解释。每当夜深人静，我总喜欢站在阳台上，看着月光下的月亮菜，想起奶奶，想起母亲，想起那些飘着月亮菜香气的清晨。

前些日子，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兴奋地说老师教他们认识蔬菜。她说：“爸爸，我知道那个弯弯的豆子叫扁豆。”我蹲下身，轻轻摸着她的头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月亮菜。”女儿眨着眼睛问为什么。我给她讲了月宫仙子的故事，就像当年奶奶讲给我听的那样。女儿听得入神，说：“那我以后就叫它月亮菜。”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一个名字的传承，不仅是语言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就像鲁迅先生执着于“叫天子”，我执着于“月亮菜”，都是对故乡、对童年、对亲情的眷恋。月亮菜弯弯的形

状，多像游子思乡时低垂的眉眼；它青翠的颜色，多像故乡永不褪色的记忆。

如今，我在阳台上种的月亮菜已经爬满了竹架。每当有朋友来访，我都会特意介绍它的名字。有人觉得新奇，有人觉得有趣，但都记住了这个带着诗意的名字。或许有一天，“月亮菜”这个名字会像“叫天子”一样，成为某个地方的独特印记，成为游子心中永远的乡愁。

夜深了，月光洒在阳台上，月亮菜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幅水墨画。我轻轻抚摸着那些弯弯的豆荚，仿佛触摸到了时光的纹路。奶奶已经不在，老屋的篱笆墙去载也已倒塌，但月亮菜还在，记忆还在，乡愁还在。它们就像天上的月亮，永远挂在我心灵的天空，照亮我回家的路。

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许多老品种的蔬菜正在消失，许多方言的叫法也正在被遗忘。但只要我们还讲述，还在记忆，还在传承，那些承载着乡愁的名字就永远不会消失。月亮菜，这个普通却又特别的名字，将永远是我心中最柔软的牵挂，是我与故乡之间最温暖的纽带。

窗外的月亮渐渐西斜，阳台上的月亮菜在夜风中轻轻摇曳。我知道，无论我走多远，只要抬头看见月亮，就会想起那些弯弯的豆荚，想起奶奶的故事，想起母亲的厨房，想起故乡的篱笆墙。

夜里梦见老宅坍塌那刻，漫天豆荚化作银蝶纷飞。它们穿过瓦砾堆叠的废墟，掠过母亲新居的玻璃幕墙，最后停驻在我正在书写的稿纸上。晨光中翻开纸页，竟有粒金豆粘在“故乡”二字旁边，宛如永远不会褪色的月晕。

●诗韵潮声●

六月(外一首)

□王连生

六月，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
云朵飘动着羽毛
轻轻落在田野的肩头
风，是温柔的邮差
把阳光的问候
送到每一朵花的梦里

六月，是河流哼唱的小调
潺潺的水声清脆又悠扬
荷叶在水面上撑起绿伞
蜻蜓点水轻盈地舞蹈
青蛙在岸边敲起鼓点
为夏日的乐章添上灵动的音符

六月，是树影下的斑驳时光
阳光透过叶缝洒下金色的碎片
老人们摇着蒲扇在树荫下闲聊
孩子们追逐嬉戏
笑声在空气中飞扬
时光在这里变得柔软而绵长

六月，是田野里的守望
麦浪翻滚，金黄一片
农人手中的镰刀
在阳光中闪闪发光
那是收获的希望
在汗水与泥土中静静生长

萤火虫

幽静的夜空

你提着一盏小灯笼
像一颗闪烁的星星
在黑暗中轻轻舞动

乡村的夏夜

你飞过草丛飞过溪边
每一闪都是希望的火种
每一闪都是生命的礼赞

你发出的微弱的光
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轨迹
像是一首首夜的诗行
让回家的游子找到了方向

你是夜的使者

点亮了心灵的窗
你不知疲倦地飞舞
为夜晚编织出最美的梦

夏至帖(外一首)

□聂顺荣

在日光最长的这页信笺
蝉声蘸着浓绿，书写热烈
云朵在蓝天留白处，构思着
一场雷雨的惊险情节

风，是送信的邮差
吹过瓜田，西瓜鼓起腮帮
悄悄把甜蜜的心事诉说
荷尖上，露珠滚落
晕开思念的墨

老槐树撑开大伞
庇护着树下闲聊的人们
蒲扇轻摇，扇走燥热
摇出一段段往昔的故事

这封夏至的信啊
从清晨写到日暮
每一个字符，都跳动着
生命蓬勃的音符

夏至面

新麦磨成粉，揉进阳光
擀出细长的思念
煮沸一锅时光，将面投入
捞出，是生活的劲道口感

拌上黄瓜丝的清爽
浇一勺炸酱的醇厚浓香
筷子挑起，是对季节的礼赞
每一口，都嚼出岁月的欢畅

街头巷尾，面馆飘出烟火香
人们围坐，分享这夏至的味道
孩子们吃得满脸汤汁
笑声，点亮了夏日的时光

一碗夏至面，连接着过去与现在
传承着古老的习俗
在这炎热的季节，给予我们
最质朴的温暖与力量

●生活札记●

我的陪护经历

□宋成忠

五月上旬，在我坚持不懈地说服下，饱受十多年痛风困扰的妻子终于同意来看医生了。我领着她住进医院，经过一系列程式化检查后，确定当月15日做脚趾拇外翻手术治疗。那一夜，忐忑的心境，浅眠的状态，仍记忆犹新。

是日上午的手术序列是第二位，排十点后。初夏的日光已经颇有几分毒辣，照在医院的白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我坐在病床边的硬塑方凳上，看着她肿胀的脚趾，那红肿的颜色像是要渗出血来。

住院部病房的走廊，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初夏特有的闷热。10时许，手术室护士推着治疗车走进病房，我们合力将患者扶上病床，向三楼手术室推去。车轮与地板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令人心烦意躁。

妻子进入手术室后，我和前来探视的两位妻妹焦急地等待着。时间仿佛与往常不一样，脑海里滴答滴答的秒针显得很慢很慢。12点，她出来了！主刀医生手捧纱布上堆积的血迹斑斑的痛风石给我们看：“她平时经常喝酒吧？”我们面面相觑，心中默许！

妻子的双脚被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她动弹不得，陪护的事情由我负全责。时间也快，头三天两夜轻松度过，后来的日日夜夜，重复着几乎相同的模式，我也提升了陪护本领。

看每日的例行检查像一场仪式，年轻的住院医师带着实习生来查房，他们盯着患者脚趾，像一场教学活动，“典型的痛风石形成”“喝酒，尿酸值高”。输液导管中的药液继续滴注，我的陪护业务也在实践中不断延伸拓展，还学会了一些在医院陪护的生活技巧：清晨5点多要到开水房打水，否则得排队；食堂的饭菜要在11点前去打；与医护人员要以礼相待，多尊重感谢；与邻床家属多交流，常互动。

合历在期望中一天天慢慢翻过，妻子的治疗也在期望中逐渐见效。她的疼痛从尖锐转为钝重，又从钝重转为间歇刺痛，只是居高不下的血压，让我们的心情一度凝重。在药力的作用下，脚趾的疼痛感渐退；临时较高的血压可能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等回家后持续测量观察再论。妻子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的精神状态也随之宽慰治愈。

5月21日小满当天，医生终于宣布可以出院。树上的小鸟在鸣唱，窗外的玫瑰花开得正盛，火红的花瓣在风中欢快地摇曳。我收拾好九天八夜积攒的生活用品，妻子挺直腰杆，从睡了八九天的病床上坐起来，小心翼翼地双脚塞进我特意带来的宽松布鞋里，我们归心似箭。

我搀着妻子，提着行李，慢慢走出住院部大门。三妹夫早已把车开到门庭前台等候，我们一起上车，回家！

初夏的风裹挟着花香扑面而来，有些陌生，又十分熟悉惬意！住院的时光像一场漫长的梦，醒来后，我们为打了一场胜仗而感到欣慰！



《云影》李 莉/摄

●阡陌流年●

水边桥

□潘泉飞

十一载粉笔灰簌簌飘落，竟悄然栖上我的鬓边。时光如门前车河奔涌不息，我则如桥墩，扎根于自来桥小学的水畔，从未挪移。自来桥小学门前是络绎不绝的车流，奔腾着时代的脉搏；几步之遥，汪道涵纪念馆静默伫立，青砖灰瓦，如一块沉静的磐石，锚定着喧嚣中的岁月。

犹记初至那年夏末，我怀揣满腹公式与忐忑，踏进青砖老校。风过处，粉笔灰呛得人连声咳嗽。第一堂课，我故作镇静，立于黑板前，掌心却早被汗濡湿；扫视一张张纯真的脸，如同对待解的方程；紧握粉笔，在黑板上画下微颤的直线。那一刻恍然明白，我描摹的不仅是几何图形，更是孩子们未来的轨迹。

后来第一次公开课，前夜伏案打磨教案直至更深。窗外清月如灯，静照笔尖游移。翌日课堂上，孩子们眼中星火般的光芒，竟将我预设的思路全然点亮。一个孩子兴奋地举手说：“老师，我还有更简单的解法！”那骤然闪耀的眸子，如暗夜划亮的火柴，刹那间映照为师者所有幽微的角落。至此方悟，教育非单方的灌注，而是生命彼此唤醒、相互照耀的旅程。

桥下流水潺潺，日复一日映照过无数求知的身影。曾有个孩子叫小石头，数学于他如荆棘密布的天书。我留他课后解难题。他低头苦思，眉峰紧蹙，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终有一日，一道难题豁然贯通，他猛地抬头，眼中迸发的光亮，清冽如桥下春水映日。

也难忘那个叫小树的孩子，天生对数字敏感，解题时眼里常燃着近乎灼热的光。但是，一场变故骤然黯淡了他

的双眸。一次放学，在空寂的教室里，他紧攥布满红叉的试卷，泪水无声洒开纸页。我搬凳子默默坐在他身边。窗外车流喧嚣，被窗棂滤成模糊的呜咽。他瘦弱的肩膀无声耸动良久，终于抬起泪痕斑驳的脸。后来，他眼中的星光艰难地穿透阴霾重新聚拢。毕业那天，他塞给我一张纸条：“老师，谢谢您那天没讲题。”原来沉默的理解，有时比万语千言更能扶正一个孩子倾斜的世界。教育之重，未必在滔滔不绝，而在于无声处撑起的一方荫蔽。

十一年间，门前车灯川流的光影里，送走了一群群如飞鸟展翅的稚子。行道树的影子在喧嚣中悄然拉长，粉笔灰亦无声栖上双鬓，宛如冬日清晨车顶凝结的薄霜。桥下流水依旧，水中倒影却早非当年青涩容颜，目光时常掠过静默的汪道涵纪念馆。它庄重如碑，矗立在时光激流之岸。偶尔带孩子们于馆前驻足，远望那素朴的门楣。孩童嬉笑或许未解深意，但那肃穆本身已是无声的浸润。

至今，我仍日日踱过石桥，粉笔灰沾满衣袖。十一载流转，桥仍是桥，水仍潺湲，车河奔涌如故，纪念馆静默如初。我立于三尺讲台，耕耘着黑板上循环又常新的算式。所谓教育，不过是借孩子们清亮的瞳仁，得以一次次重新凝视这世界，然后继续演算下去。粉笔灰是时间无声的积雪，门外车流是时代不倦的脉搏。岁月悄然，已在粉尘与车声水韵的交响里，将我与这小校园、门前不息的车影、静默的纪念馆融为一体，再难剥离。

十一年岁月，生命在喧嚣与沉静的相互映照里，终于沉淀出它朴素而坚韧的答案。

